

【四时乐】

南湖柳色

■张偶良

“七九八九，河边看杨柳。”
当这句熟稔的农谚从口中不自觉地吐出，我便知晓，那蛰伏了一冬的江南水乡，终是要醒了。今年的春信儿，来得格外矜持，即便已是“七九”将尽、“八九”即临的时日，空气里依旧缠着一缕清寒。然而，节气的指令从不爽约。于是，在一个无风的午后，我决意去南湖，去寻那一圈湖岸边的第一抹柳色——从渡口起，沿着成功堤，过壕股塔，再绕到小瀛洲，这样环湖兜上一圈，方不负这初春的邀约。

南湖的春色，是从渡口的水影里先漾起来的。

在会景园渡口下了步。临水的几株垂柳，已然褪去了冬日的枯寂，枝条变得柔软、润泽，在微风中悠悠地荡着，像是美人初醒时慵懒梳理的青丝。最动人的，是柳枝上爆出的那一点点新芒。起初只是米粒大小的芽苞，带着毛茸茸的壳；几夜南风轻拂，那壳便绽开了，吐出两片嫩生生的、鹅黄带绿的细叶，中间还擎着极短的、毛茸茸的花蕊，像刚睁开的婴儿的眼，怯生生地窥探着这个崭新的世界。隔着水面望过去，对岸的烟雨楼隐约约约，这一排嫩绿的柳帘垂下来，恰如为那古楼挂上了一幅天然珠帘。此情此景，不由得让人想起贺知章的千古名句：“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这春风，果然是天地间最灵巧的裁缝，不疾不徐，一剪一剪，裁出了这满湖的烟柳画意。

沿着成功堤缓缓而行，两旁的柳树愈发茂密了。

堤在湖中，柳在堤畔，人在柳下走，湖水便在两侧荡漾。这成功堤上的柳，不似渡口那般三三两两，而是一排排、一行行，列队似的向着湖心探出身子。那千万条垂下的绿丝绦，在阳光下泛着莹润的珠光，真正是“万条垂下绿丝绦”的盛景。清风过处，柳浪翻涌——不是那种摧枯拉朽的狂放，而是一种柔若无骨的舞蹈，一波一波，从这头传到那头，仿佛将整个南湖的春水都搅动了。湖面上，偶尔有游船缓缓划过，船桨拨开水面，也拨碎了倒映在水中的柳影，碎成一片流动的碧玉。站在这儿向北望去，城里的高楼隐约可见；而身后的柳枝拂在脸上，凉丝丝的，带着水汽的清甜，一时间竟分不清是柳在报春，

还是这一湖春水先醉了人。

行至壕股塔下，景致又换了一重天地。塔是高的，七层八面，翼角悬铃。塔周的柳，便依着这高塔，生得格外舒展。柳丝长长地垂下来，几乎要拂到地面；风起时，万千绿丝一齐飘向东，又忽地转向西，仿佛一群绿衣舞者，正绕着古塔翩然起舞。仰头望去，柳丝的柔与塔身的刚，绿意的鲜与砖色的旧，相映成趣——一个向上挺拔，直指云霄；一个向下垂拂，贴近泥土，却在春风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。我忽然想起古人折柳送别的习俗，“柳”者，留也。不知这塔下湖滨，千百年来，曾系过多少行人的归舟，又曾挽留过多少离人的目光？或许，在某个烟雨迷蒙的春日，也有一位青衫诗人，曾在此处折下一枝杨柳，送别他的友人，而那一份依依惜别之情，便从此化作了南湖烟雨的一部分，流传至今。清代的钱谦益与柳如是，也曾流连于江南的湖光柳色之间，那“春日酿成秋日雨”的词句，虽写的是寒柳，却也道尽了人世间的聚散依依。柳树，大概是这水乡最通人性的草木了，它看惯了春风秋月，见证了太多的悲欢离合，却总能在每一次春天到来时，不动声色地抽出新芽，用它那永恒的青翠，抚慰着尘世中的心。

从壕股塔下来，我没有急着往小瀛洲去，却在湖滨的一处石阶上坐了下来。这儿正对着湖心，视野开阔。目光越过粼粼波光，便望见了那艘静静泊着的红船。它停在那里，已百余年了。周遭的垂柳，千万条绿丝在风中轻拂，仿佛一重重温柔的帘幕，护着那一段红色的记忆。这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这南湖的柳，不独见证着文人墨客的聚散离合，也见证过更辽阔的历史风云。百年前的夏日，也当是这样的柳浪拂风，一叶画船从这片水域悄然划过，船上的人，目光比湖水更深，也比柳丝更韧。他们那时是否也曾抬望一眼这岸边的杨柳，是否也从那柔韧的枝条里，读懂了某种不屈的力量？

柳是柔的，却能在最寒的早春最先吐绿；那艘船上的火种，也是从最深的黑暗里，最先燃起的。柔与刚，原来从来不是对立的。柳丝的垂拂里藏着向上的生机，而伟大的航程，也往往始于最静默的一桨。

我想着这些，风拂过面颊，柳丝轻摆，仿

佛也在点头。而后，我从文星桥过去，踏上了小瀛洲。

这是南湖中的一方小岛，洲上有亭有桥，有曲径回廊。岛上的柳，依水而植，倚桥而栽，最是婀娜。有一株老柳，斜斜地伸向水面，枝条几乎触到了波心，微风过处，便在水面上画出一圈又一圈涟漪。我倚着洲上的坐椅，静静地望着——近处是拂水的柳丝，远处是烟雨楼轮廓，再远处，是壕股塔的剪影，而湖心那艘红船，正静静地泊在夕阳的金波里。层层叠叠的景致，尽在这春日的柔光里铺陈开来。夕阳的余晖洒下来，给这满湖的杨柳都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，柳叶上的茸毛在逆光中晶莹剔透，竟像是缀满了细碎的金箔。

正在出神，忽而被一阵清脆的铃铛声唤回。原来是一群骑着单车的少年，沿着绿道飞驰而过，笑声朗朗，朝气蓬勃。他们身上鲜艳的衣衫，在嫩绿的柳帘中穿梭，如同一阵彩色的风，瞬间点燃了这一片静谧的春色。

看着他们，我忽然想起了今年是马年。眼前这场景，不就是一幅活生生的“骏马闹春图”吗？这奔跑的少年，这股子奋发向前的劲头，不正应了那“四蹄生风”的意象？春风本就得意，须得骏马才能相配。这马蹄声声，踏破的不仅是冬日的沉寂，更是新一年征程的鼓点。柳树用它的柔软与坚韧，象征着生命的复苏与希望的萌发；而这骏马的精神，则代表着一种昂扬的斗志与开拓的勇气。一柔一刚，一张一弛，这便是春天的全部哲学。柔韧的柳丝，轻轻拂过水面，看似柔弱无力，却能在最料峭的春寒中，最早吐出生命的绿意，这是韧性的力量；而骏马的奔腾，则是这股力量在积蓄之后的磅礴爆发，是开创新局的豪情。

天色向晚，我从小瀛洲下来，沿着来时的路缓缓归去。一圈走罢，看遍了南湖的柳——从渡口的初绽，到堤上的成阵；从塔下的飘摇，到洲上的静垂；还有那一艘红船，静静泊在柳帘深处，泊在百年的波光里。心里装满了这满满的春意。

这新生的柳色，这一圈湖光，这红船旁拂了百年的柳丝，连同那奔腾的少年身影，都预示着新的一年，将是充满生机与希望的一年。在这南湖的温柔水色里，在这骏马闹春的豪情中，我们终究要抖擞精神，去奔赴那前方的万里春光。

【江南好】

回村记

■叶生华

来到海盐县五圣村新的村部，生出许多感慨。这里是原齐家乡政府所在地，现在成了五圣村村部新的办公地，气派的村部大楼替代了当年乡政府低矮的办公楼——它也是村里发展的一个见证。

因为有朋友结伴去五圣村参观，我早早踏上了回村里的路。一路上，漂亮的民宅别墅，茂盛笔挺的道旁树，黑白分明的柏油公路，还有或开车或行走的村民，一一闪过。听乡亲们说，村里的道路夜里亮路灯了，村子里垃圾都归类入箱了，村民煮饭炒菜基本不烧柴火了，老人们都有几百元养老金不用向儿子讨零花钱了……他们说起这些的时候，都是眉飞色舞、精神满满的样子。

离开村里将近三十年，关于村里的变化，我是耳闻目睹的，每一次回野鸡浜，乡亲们都会向我滔滔不绝，他们讲村里的变化，特别是最近十来年的变化，像讲故事一样地讲给我听。看他们津津乐道的样子，我明白，他们给我讲故事的过程，其实也是他们自我享受的过程。

我回野鸡浜帮乡邻操办婚丧喜事，有许多次遇见村干部上门祝贺或者慰问，坐一会儿，喝杯茶，和村民聊一会儿，短短几句问候的话，既贴心又温暖。多次听见有乡亲在背后议论，说村干部“人蛮好的”。“人蛮好的”这四个字从乡亲的嘴里说出来，土得掉渣，却超过了一块奖牌、一座奖杯的分量。

朋友们的到来，让双休日的村部大楼热闹了起来。老书记叶丽华和新书记陆风几天前刚交接完接力棒，欣然接待远道而来的朋友。

五圣村位于沈荡镇东部，2001年由五圣村和萧家村合并而成。原五圣村村委会驻地五圣堂，以驻地得名。现在的五圣村区域面积约6平方公里，有28个村民小组、33个自然村、820多家农户，总人口2808人，耕地面积5700亩……听村干部小董介绍五圣村的由来和村里建设发展的历史，翻开了五圣村人同心协力的创业史。

坐下来小歇，聊聊吧。朋友们好奇地提问，老书记叶丽华说，想着村里人，努力多为他们做点事情，是她这十多年来最大的心愿，也是最欣喜的收获。新任书记陆风说，为村里人办事，仍将是新一届村党委班子最大的任务。

朋友们要去我的老家——五圣村北五组野鸡浜自然村落看看。

六十多年前，我出生在这里。出生后不久，父亲去沈荡镇上买回来一棵榉树苗，种植在我家老屋西侧。我是看着榉树一年年长大的，长成了要两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树。我给朋友们讲述榉树的故事，讲述我与家乡野鸡浜的“藕断丝连”。

在离开野鸡浜的三十年里，我每次回家，总是要去看看三亩六分承包田，看看曾经踩过无数脚印的田埂，看看我家屋旁这棵榉树，去邻居家坐坐，喝杯茶，聊聊天，听他们讲村里发生的故事。

从城里赶来的朋友们对村里的发展赞叹，也为野鸡浜的自然和安宁而興味盎然。他们沿着村子走，欣赏路边漂亮的别墅，摘几只枝头的橘子品尝。他们站在野鸡浜桥上，远眺Z字形的野鸡浜，听我讲儿时河浜里野泳的故事。

邻居大嫂看到有客人来，忙去地里割来一大筐青菜，分享给我的朋友们。青菜是大嫂亲手栽种的，在经历了霜打的磨砺后，愈加显出坚强的嫩和亮丽的绿。大嫂把偏老的菜叶割干净，她是想让我们的朋友们吃到最好的口感，但朋友们急了，喊大嫂少割掉一些，他们知道大嫂种菜的不易。就这样喊来喊去的，野鸡浜里欢声笑语。

朋友们每人拎了一袋青菜准备回程，他们坐进车里时还念念不忘这一天的经历，感慨道：“五圣村真好，野鸡浜真好。”

有朋友看了一眼榉树，对我说：“待开了春，又要长出叶子了。”

我说：“是的，待春风轻拂，榉树又将萌发新叶，生生不息。”

【诗生活】

世界的一部分变得明亮

■张敏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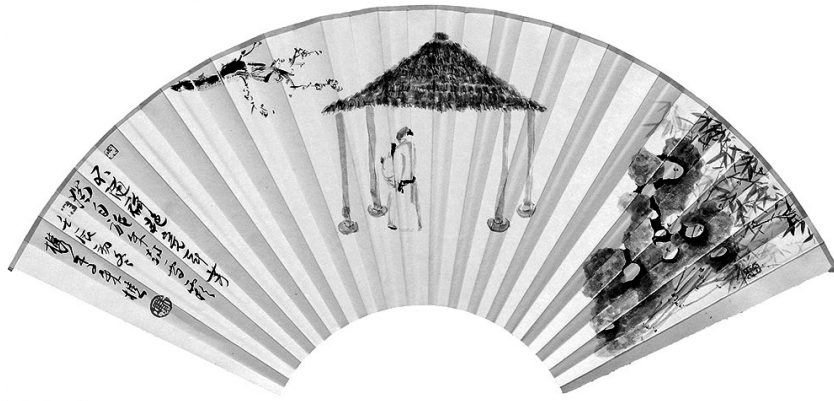
新的一天被几种声音唤醒，
鸟声，雨声，或亲人的说话声。

这些年来，我一直这样活着，
“我太爱这个世界。”

有时，开窗见山，
山的另一面藏在我心里。

有时疾病和危险，在不知
不觉中离开我——

我脸上有闪光，会让
世界的一部分变得明亮。



赏梅/朱樵 作

【风景客】

超山赏梅

■范树立

春节刚过，我们全家前往超山赏梅。超山景区的北园，是一个新扩建的文化创意园区，里面有几座刚建成的半圆形小拱桥，具有江南园林建筑的特色。南面长长的刚刚白的围墙边，两位画匠正在绘着大型的彩色梅树图。园内的蜡梅枝头还挂着黄黄的花朵；红梅呢，正开得鲜艳；其他的一大片梅树，满枝都是蓓蕾，散发出阵阵清香，令人陶醉。

超峰依然高耸秀丽，平坦整齐的山路很适宜人们登山观景，一路上游人如织。整个景区的空气也清新如故，满园到处是淡淡的花香。小溪的水清澈透底，能看见水底的石块和快活活动的小鱼。潺潺流动的山水，让这山、这梅都活了起来。我眼前一亮，似乎又

见到了二十多年前家乡河流的模样。超峰虽说不高，要爬上山顶也很费劲，小孙女走得很快，竟然第一个爬到了山顶。

山脚下大明堂内的唐梅，历尽千年沧桑，那早已老皱的梅树，奇迹般地还活着，在千年的枝条上又萌发出新的蓓蕾，开放着一朵朵浮着暗香的梅花。站在千年高龄的梅树下，我思绪万千，似乎看到了唐朝的繁荣景象，眼前浮现出李白、杜甫等众多文人墨客的形象。梅花不怕风寒冰雪，依然顽强生长。“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。”梅花默默地奉献自己的一切，这就是对梅花极好的写照。

在超山，一株清代乾隆年间种植的梅树旁边，我还发现有一棵银杏树，它向上穿过

楼房的廊檐，粗直高大，生长得十分茂盛。随后，我们来到大明堂前，那株享有盛名的宋梅，树身已半枯，古枝弯曲有度，恰如一位高龄老人站立其中。古老的宋梅如今仍然新枝萌发，花开六瓣，清香如故，真令人感叹万分。宋代梅树旁，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宋梅亭，内有石凳可坐，是游客休憩的好去处。园中引人注目的，还有西冷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先生的雕塑。老先生一生酷爱超山梅花，画了无数梅花杰作，为后世人们敬慕不已。

杜甫有诗《江梅》曰：“梅蕊腊前破，梅花年后多。绝知春意好，最奈客愁何？雪树元同色，江风亦自波。故园不可见，巫岫郁嵯峨。”吟咏着老杜的名句，我发出了不虚此行的感慨。